

何 其 芳

還 鄉 記

工 作 社

何 其 芳

還 鄉 記

目 錄

我和散文（代序）

嗚咽的揚子江

街

縣城風光

鄉下

我們的城堡

私塾師

老人

樹陰下的獸類

我和散文（代序）

我是怎樣寫起散文來的呢

幾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別的工作於我更有興趣。我想，我一定與大聲的嘲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將浪費許多時間來寫以不長不短的文章，名之以散文。

我的生活裏充滿了磨擦。

最初引導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是詩。我寫了許多年的詩，我寫了許多填詞，直到大學三年級

方與發覺到自己的失敗，像一這小河流錯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

我在大學裏讀着哲學，又是一個偶的錯誤，因為我當初只想到作爲了解歐洲文化的途徑必須明瞭西方哲學思想的來源和演變，不意顧及我自己的興趣。詩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腸胃變得嬌貴，我再也顧不得吞咽粗糙的食物，那些乾燥的紊亂的理論資料。伊曼紐爾·康德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他的哲學更沒有趣味。我們的教授說他一生足跡不出六千里，而且一生過着規律的生活像一座鐘，隨人們可以從他的散步，吃飯，工作，知道每天的時間。在印度哲學的班上，另一位勤懇的白髮教授講着膠論，數論，我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陽光，不自禁的想像着熱帶的樹林，花草，奇異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和兩位同學常常往還。這在我是很應該提到的事。因爲我的名字雖掛在這有千餘人的學校的名冊裏，我的生活一直像一個遠離陸地的孤島，與人隔絕。而且這就是使我偶然引起散文來的因子。在那兩位同學中，一個正字對字的翻譯着阿左林，紀德等人的文章，他們雖不止是散文家，稱之爲文體家大概是可以的。另一個同學也很勤勉，我去找他時他的案上往往翻着本未讀完的書，或者鋪着尚未落款的白稿紙。於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獨，懶惰，和暗暗的荒

唐之後，嚴密的不能繼續寫詩又不能作等的較巨大的工作，也應該像一個有目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來安靜的，用心的，慢慢的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於是我開始了不分行的抒寫。而且我們常常談論這種細小的工作，覺得在中國新文學的部門中，散文的生長不能說很荒蕪，很薄弱，但除去那些說理的，諷刺的，或者說偏重智慧的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邊雜事的敘述和感傷的個人遭遇的告白。我願意以微薄的努力來證明每篇散文應該是一個純粹而獨立的創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一首短詩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個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位同學，也就是它的編輯人之一，當到我的宿舍裏來拿走我國歷史的文集，而且爲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個題目給它命名，我幾乎延期都擱上一條。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從大學宿舍裏出去學習着新的功課。

「一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

一個新的環境像一個靜寂的巨龍。我毫不遲疑的走進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去取麵包，我的驕傲告訴我在這人間我要找尋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難。

那是炎熱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間當西曬的小屋子裏；隔着一層薄牆壁，那邊是電話，電鈴，和工友們住室。而且在錢神聖的角上，可怕的滿滿的爬着黑色的蜘蛛。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爾斯我的敵人，陽光，嘈雜聲，與貪婪，開始了爭鬥。

一個比我先來的熱情的朋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遊覽那周圍的風景：

一片接受着從都市中散出的污穢與腐臭的窪地。

窪地的壟頭，一道使人想像着海水，沙灘，和白帆的長堤出現在夕陽中。在我的身邊環繞一條貝河。

當我們在堤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潔的空氣，那位朋友告訴我這片窪地裏從前停放着許多無力埋葬的苦人的棺材；常有野狗去扒開它，偷食着裏面的屍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窮苦人坐在那裏，放一把菸盤在棺材上，一邊談天一邊喝茶。他又告訴我黃昏時候這條路上有許多結伴回家的從工廠裏出來的小女孩，他常常觀察着她們，想像着許多悲慘的故事。

我們感到我們也就是被榨取勞力的工人，因為我所寄身的地方，「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為那裏製造着中學畢業生。」

在這種生活裏我再也不能繼續做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夢，而且安靜的用心的描畫它們。我沉默了。不過這沉默並不是完全由於爲過重的苦難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種新的工作未開始以前的躊躇。

自然，時間被剝削到沒有爲作的餘裕也是事實。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朋友在一個闊大的空場上緩步着，談論着許多計劃，許多事情。然而我那時對於人間的不合理，仍是帶着一種個人主義者的憤怒去非議。我企圖着，準備着開始一個較大的工作，寫一個長篇小說來作爲個人主義的辯護。我再也想寫所謂散文。我感到只有寫長篇小說才能容納我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鬱結。

但因為沒有閒暇，這計劃中的工作才做到十分之一便擱下了。在這一年中，我實在慚愧得很，只把過去那些短文編成了一個薄薄的集子，就是「畫夢錄。」

關於畫夢錄和那篇代序

從「畫夢錄」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兩年多的時間上的距離，所以無論在寫法上或情調上，那些文章並不一律，而且嚴格的說來，有許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寫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讀了諱耶·德·里拉丹的幾篇小故事之後寫的，我寫的時候就不曾想到散文這個名字。又比如「獨居」和「夢後」，雖說沒有分行排列，顯然是我的詩歌寫作的繼續，因為它們過於緊湊而又缺乏散文中應有的聯絡。

「嚴」才是我有意寫散文的起點。一件新的工作的開頭總是不順手的，所以我寫得很生硬，很晦澀。漸漸的我駕馭文字的能力增強了，我能够平穩的親切的敘述我的故事，不像開頭那樣裝腔作勢，呼吸短促。然而剛才開始走入純熟之境我那本小書就完了。我實在寫得太少。

如前面所說，我的工作是在爲抒情的散文找出一個新的方向。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表達出一種新調：有時敘述着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像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動。正如，

以前我寫詩時一樣入迷，我追求着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幾乎其中每個字都經過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撫摩。所以當我在一篇評「畫夢錄」的文章裏讀到：「然而儘有人如蒙天助，得來全不費力。何其芳先生或許沒有經過艱巨的掙扎：『我不勝驚異。幸而還有一個『或許』。從此我才想到，除了幾位最親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遲鈍，如何枯窘。」

我並不打算在這裏解釋過去的自己，尤其對於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纖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覺。因為現在我已有了這樣一種心境，不知應該說是荒涼還是壯健：雖有舊夢，不願重溫。在一年以前我已誠實的說「有時我厭棄我自己的精緻。」「因為這種精緻，」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評論文章裏所說，「當我們從壞處想，只是頹唐主義的一種變相。」那句議論很對，而且我覺得竟可以去掉那個條件子句。我雖不會像一個暴病患者那樣誇示自己的頹廢，却也不缺乏一點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個拘謹的頹廢者。

或者說一個書齋裏的悲觀論者。因為這種悲觀的來源不在於經歷了長長的波瀾起伏的人生（當你在那裏面浮沉並掙扎時是沒有閑暇來唱厭倦之歌的），而在於孤獨，是的，是我那時唯一的

伴侶。記得那時我偶爾在什麼書上讀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則語錄，大意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使人無聊，一種自己無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輩，後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藝術家，使我非常感動。彷彿我從此有了一個決心：

「甘願生活在最荒涼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點忠貞之心。」

對於誰呢，這忠貞之心？對於人生。對於人生我實在是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渴望，因為孤獨的牆壁使我隔絕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對於人生，現在我更要大聲的說，我實在是有所愛戀，有所憎惡。並不像在「畫夢錄」的代序中所說的。

「對於人生我動心不過是它的表現。」

使我輕易的大膽的寫出那句話來的是驕傲。那時我在前面描寫過的那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裏，很久不曾寫文章了。一個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筆來，感到非常悵，簡直想給全世界的人一個白眼。我像寫詩一樣激動的草成了那篇驚心動魄同時也是語無倫次的對話。就在不遠的後面：

「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傳着一個回答了：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

就是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對於人生的態度。因為對於人間的幸福和歡樂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對於人間的不幸與苦痛我的驕傲却只有低下頭來變成了憤怒和同情的眼淚。最近一年我從流散着汗穢與腐臭的都市走到鄉下，曠野和清潔的空氣和鞭子一樣打在我身上的事實使我長得強壯起來，我再也不憂鬱的偏起頸子望着天空或者牆壁做夢。現在我關心的是人間的事情。

關於還鄉雜記

我到了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裏。

離開了我的第二鄉土，北平，獨自到這個偏僻的遼遠的陌主地方來，我幾乎帶着一個悽涼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裏所說的奇遇，每個環境都有助於我的長成，在這裏我竟發展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陸。

從前我像一個衰落時期的王國，它的版圖日趨縮小。現在我又漸漸的闊大起來。

因為現在我不只是關心自己。

因為看着無數的人都輾轉於飢寒死亡之中，我忘記了個人的哀樂。

鄉下的人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對着一些來自田間的誠實的青年熱情的談論，我不能不悲哀的想到橫在他們臉面前未來：貧賤和無休息的工作。同時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裏的人們，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們：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

這兩句話像兩條鞭子。也就打在我自己的背上。在已經過逝了的那樣悠長的歲月裏，除了彷徨着，找尋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就是現在，我也僅僅能慚愧的記起我那計劃中的長篇故事。但又已有點點動搖：我不想扮演一個個人主義的辯護者，一個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

這時一位在南方翻雜誌的朋友來信問，我是否可以寫一點遊記之類的文章。因為暑假中我會回家一次。這使我突然有了一個很小的暫時的工作計劃，想在上課改卷子之餘，用幾篇散漫的文章描畫出我的家鄉的一角土地。

這就是「還鄉記」。一個更偶然的結成的果實。

當我陸續寫着，陸續讀着它們的時候，我很驚訝。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噩夢錄」中那些駭怖幻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呵。粗起來了也好，我接着對自己說，

「正不必把感情來得細細的像古代美女的腰肢。於是我繼續寫下去。但這時我又發現對於家鄉我的知識也可憐得很，最近這十三天的停留也沒有獲得多少新的，真要描畫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達到。我只有抄寫過去的記憶。」

抄寫我那些平平無奇的記憶是枯燥乏味的，不久我就喪失了開頭的信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為着快樂，是爲着履行對自己約定的允諾。

因此這件事不但耗費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長的，我那個長篇故事也在我心裏長得成熟了，我要讓那裏面的一位最強的反對自殺的人物終於投訴自殺，因爲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者只用他自己的手割斷他的生命，假若不放棄他的個人主義。

「話有終歸是可讚美的」

現在讓我重複一遍我開頭的話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與大聲的非笑他。

十年以後呢？我同樣不能想像。

不過，我一定要堅決的勇敢的活下去。活着終歸是可讚美的，因為可以工作。

六月六日深夜，萊陽。

嗚咽的揚子江

老是下着雨。我幾次路過漢口都遇着連綿的使人發愁的雨，因為都在夏季。但這次特別厭煩，我們已等了三天的川江直航船，聽了三天的雨。

在這單調的雨聲裏，一隻下流的，快樂的，帶金屬聲的歌曲忽然唱了起來，從對面廣東酒家的話匣子上飄到我們住着的旅館的樓上，使我起了一種摸弄着微腫的活魚似的感覺。我從側面的窗子望出去，一家銀行的建築物遮斷了我的視線。空氣是十分潮濕。對於這飽和着過多的水分的空氣，過慣了那種大陸氣候的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雖然下着雨，屋子裏還是悶熱。於是我開了那放在地板上的小風扇。

我同行的孩子正在暗自埋怨着我們國家裏的交通吧。雖是比是我更渴切的想早回到家鄉，早